

I217.2
8c3

湖州当代作家精品文库

湖州市作家协会主编

他敲了那扇门

TA QIAO LE NA SHAN MEN

沈旭霞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他敲了那扇门

沈旭霞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敲了那扇门/沈旭霞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6
(湖州当代作家精品文库)

ISBN 978-7-5108-0101-3

I. 他… II. 沈…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0888 号

他敲了那扇门

作 者 沈旭霞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京丰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

字 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101-3

定 价 192 元(全 12 册)

创作经历和对女性小说的 探索和思考（自序）

我从孩提时期开始就喜欢涂涂写写，比如记一个人的长相，五官特色，脾气好坏，品质优劣，还把许多人和事物连成一串，变成精美的文字，而文字是小说的载体。在找到这个媒介物时，我就产生一种尝试创作的动力，把脑海中似有似无、若明若暗的情景铺开，思索感悟，用文字表述意境臆想，把生活中的素材与艺术搭桥，并以小说的形态串连现实世界中的人和事物，展现痛苦和幸福，生命和死亡，统治和奴役……世界万物一切的一切在不断扩张延伸。人生就像在雾中擦镜子，一会儿光镜面一会儿毛镜面，而我对此产生出一种感性认识，并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想象，在信奉美学的原则下，培养新的创作思维，描写一些边缘人物的命运，更关注女性的命运和女性的生存状态，挖掘不同的灵魂，在创作过程中用自己的视觉感受，描写女性的生存状态，把细腻丰富、绚丽光彩的女性世界连成一串绿叶和花朵，展现大自然赋予女性的风姿和魅力。

女性主义小说所产生的实际影响，给予我很大的启发。尔后我开始创作，1986年首次在市级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1993年陆续在省级刊物上发表小说。1995年成为湖州市作家协会会员，1997年被吸收成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多年来我以冷静的观望，又一次从中外女性主义文学的作品中拓宽了视野。记得在一个文本里有这么一段文字：“妇女必须参与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古往今来，许多中外文学作品中的传世女性人物大都出自于男性作家的作品。而随着现代小说重心的转移，小说的内容和题材，已经从对外部世界的描述，反映转换对内部世界的表现和感受，臆想延伸的印象控

制了小说的位置，而女性的细腻体验心灵的感受更富有美学的范畴，西方具有男性权威的文学评论家早已在关注着女性主义的文本，而现代小说让人们很清楚的看到女性主义小说的重要位置和特色。

过去我在这种体会和感觉召唤下创作，1986年在湖州市文联主办的《水乡文学》刊物上发表处女作《归》。当年《水乡文学》的卷首语提到《归》的创作特色：“情绪繁复……”尔后又发表了《春绿梅山情》、《流淌的双柿河》。1993年我又一次在浙江省文联主办的《东海》文学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斜坡》。《东海》1993年第12期的卷首语提到：“《斜坡》则是一首古老的爱情悲歌，故事虽不新，但从缠绵怨伤的情调中透出的那种残酷却让人难以忘怀……清纯，少做作，不失真。虽素洁，不艳丽，但却不是纸花，而是真花。”同时，在省市文联、作协的关心鼓励和培养下，我先后在省市级刊物《江南》、《东海》、《水乡文学》、《文学港》、《椰城》、《温州文学》、《南太湖》上，相继发表了《他敲了那扇门》，《形体》、《光镜面毛镜面》、《穿越》、《雪掩盖大地的时候》、《她是否安宁是否完整》、《旋转》、《冬珊瑚》、《空白》、《飘去的颜色》等小说。1994年《浙江文坛》一书中有评论这些小说的文字：“在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上，尤其是《他敲了那扇门》，描写男主人公渴望接近那位女孩儿但又犹豫不定的心态，细致曲折，引人入胜，很有真实感。《他敲了那扇门》，讲述的是一男子的情感冒险故事，但撇开这个表层情节，实际上讲的是那家渔村私人客栈老板娘的女儿的故事。这位渔村女孩儿，因为钱财，被她母亲许给了一位她并不爱的粗鲁的渔民。她讨厌他，却无法摆脱他，因为他在一次粗暴的试婚中占有了她。她可能太痛苦了，所以竟会对一个偶然相逢的男人诉说自己的痛苦！与《他敲了那扇门》写实风格不同，《形体》采用了意识流写法，对女主人公的心理作了细腻的描绘。她也有一个不幸的婚姻，仅仅因为偷吃了禁果，她嫁给了他。等她了解他的品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第一步想杀死他，失败了，第二步，女主人公用农药杀死了自己。两篇小说表现了作者对妇女婚姻现状的思考，且出手不凡，构思颇有新意，语言细腻流畅，如假以时日，该作者会有更大发展。”而在九五

年《浙江文坛》短篇小说评述中又这么说：“《光镜面毛镜面》，也是一篇女性主义文本，作者沈旭霞九四年就曾以两篇女性主义小说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凄绝幽婉的故事，女主人公（叙述者‘我的母亲’）想冲破婚姻枷锁，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爱情，最终却遭到整个社会的反对，而她自己所倾心的情人却是个卑鄙无耻的负心汉。主人公的遭遇令人同情，作品中有许多引人思索的东西。一个女人要冲破旧式婚姻的束缚，她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甚至连情人也会成为对立面。孤军作战，是女性面临世俗和道德冲突时的常态。”而对另一短篇小说《穿越》的评述：“素以表达女性细腻感情的沈旭霞，这次却写了一则动物小说《穿越》，虽写动物，却仍是表达人生的真谛，不失为一首生命的赞歌。”另有《“南太湖”笔者跨世纪的铿锵足音》（来自湖州市作家协会的报告）也有一段介绍：“沈旭霞，这是一位为评论家注目的青年女作家。1993年，她在《东海》发表小说《斜坡》，即引起读者注意……评论家认为她的小说是叙述女性的生存状态……”

在西方发达国家，小说创作已达到了一定的繁荣和高度，而女性主义小说更是久盛不衰，成为女性主义小说热。在这批作家中，成熟女性的作品更有生活品味、更具体、更有感染力，成熟女性作家的小说从对现实生活、平常生活的观察中，描述细腻的感受，充满人情味，富有亲切的想象空间，同时自然的表达出人生的体验，让读者更富有感性认识，因为这种情绪和体验更贴近生活，并产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文学是时代的回音壁，创作更是我倾向的集中表现，女性主义文学表现了现代女性精神上的一种体验和延伸，而：“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也是我作为女人的另一个臆想，对生命的另一种直观体验和追求……

2004年11月初

改于2009年3月初

目录

创作经历和对女性小说的探索和思考(自序)	1
形体	1
光镜面毛镜面	14
旋转	25
旷野	42
雪掩盖大地的时候	52
冬珊瑚	61
归	92
她是否安宁是否完整	102
穿越	115
飘去的颜色	124
斜坡	134
空白	144
错位	157
遥远的延伸	168
流淌的双栎河	194
灼烫的月亮	206
黑色的荨麻地	217
他和前妻约会	225
独游	234
他敲了那扇门	240

【形
体】

在半明半暗、微光映照的丁香树下，站着一个金色的小姑娘，她轻盈得可以在人的掌心跳舞。

我是何等样的人？人们在唱着那句谁也不懂的歌。

“何等样的人？”

金黄色的小姑娘。绿色的少女。黑影的女人……

她伫立在院子走廊的台阶上，清凛的冷风，一阵阵扑打在她脸颊上。院门关得紧紧的，她不能出去。是他关的——泡桐树下走过来的那个男人。

“你不能走！”他喊了一声，重重的，很威严，“我不同意你走！不许你走！”

望着走廊上的青条石台阶，她不知道该踏上去，还是跨下来？她不知道。但是，听见他那命令性的话语，她却本能地迈开了步，毅然跨下台阶。

“你还想走？”他又吆喝一声，但声音明显有点发抖。

“为什么不能走？”她冷冷地反问。

“你是我的女人！我救了你！你不能走！你疯了？”

“我已经做了你十年的女人！是的，我疯了！十年了，我已经失去灵魂了！”

“神经病！书看多了，傻了。”他摊摊手说，“哪个女人不跟丈夫在一起过日子？好啦！找你娘家人去，把话摊在场面上讲讲清楚。”

又是娘家人。又是场面上。她鄙夷地一笑：“干吗找娘家人？像我这样的女人还不能独立，还要人庇护吗？我是衣服，还是鞋袜，干吗摊在场面上？”

“是你理亏罢了，无理的人总得狡辩。我说随便哪个女人都会和我过得很好，可你这种脾气和任何一个男人都过不好。你离开我不会过上好日子！”

“我没有靠男人，我不靠男人。”她神经质地绞着手说，“我说我应该独立，和你在一起我很压抑很痛苦。”

“照你说，反倒你是受害者了？照你看来有丈夫的女人全是受害者？”

“没有规定谁是受害者，只有心灵遭受伤害的受害者。”

泡桐树荫下的男人盯视着她，他害怕这个女人的眼神：她蔑视他，这个淡漠冰冷的女人，听她说话的语调有多傲慢。想到这里他低下了头。

深秋的黄昏，晦暗的阴天使院内灰茫茫的，泡桐树叶随风翻飞飘零。“以后将是什么日子？”她往心里问着自己。她不知道人生的路是否就像眼前这条长着墨绿色青苔的青条石台阶一样。“难道我将继续隔着灵魂靠近这个男人的身体，朦胧地和外部世界对话，看着他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一个女人的形体？”她觉得厌烦极了，累极了，于是用力推开他的身体。他动了动，往后移了移身子。她真想一劳永逸地推开他。但是可能吗？

她稍稍退了几步，尽可能离泡桐树远一点，她的两条手臂前后摇晃，做了一个冲刺前的准备动作，但是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她真想就这么永远不起来。蓦地她心里一动：我得站起来。看！辽阔的天空上白云悠悠的。她的思绪自由游荡，驮起回忆的殿堂。

那是在另外一个院子里。爬满青藤的围墙，门前的空地上响起母

亲忙碌的脚步声。夕阳下蔷薇花的情影在婆娑摇曳着。几只花公鸡翘起健壮的腿，抖开一身缤纷多姿的羽毛。几个女孩子在跳着橡皮筋，唱着欢快的儿歌。暮色不知不觉地氤氲上来，四周开始暗下来了……

我是何等样的人？

丁香树下金色的小姑娘。春雨中朦胧绿色的少女。冬日夜幕下的黑影女人。

我是何等样的人？

“你结婚了？”女友担心她的命运。

“是的，结婚了。”她回答。她好像很成熟，又好像看透一切无所谓的样子。“我是不得已的。那个男人没有脱绒线衫就让我怀孕了。我是为了遮掩我的身体——你不知道，那时连我自己都快认不出自己了。我知道我变得很丑，认识我的人都盯着我的肚子，我的形体变得那么沉重。我决定和他结婚，就是那个不脱绒线衫让我怀孕的男人，但我心里从来没有他。”

结婚的那天，她竟然穿了一身黑衣服。所有参加婚礼的人都震惊了。

“你这个不懂规矩的孩子，准是脑子有病。”母亲逼她换衣服，“穿白的也行，就是不能穿黑的，不吉利。”

后来她换上红衣服，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难看过。酒席上也有人背后议论：其实黑衣服配她的白皮肤倒挺好看的。

她被那套烦人的礼节和规矩弄得晕头转向，仿佛一具木偶，一切都不由自己地被人使唤着。她就这样开始了她新的人生之旅。更使她讨厌的是她很快恶心呕吐，怀孕的女人就这个样。

“你已经生米煮成熟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母亲这样劝慰她，还说，“不久你要生孩子了，不成也得成，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六个月了，打胎万万不行了，总不能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何况，他的品貌地位也不差。”

“我想离婚。”她对父母说。

“离婚？这怎么行？孩子怎么办？婚姻不是儿戏。”父亲劝她，“人嘛总要面子，女人的名声更重要啊！”

娘家的人几乎都这么说。她觉得无法申辩。她只觉得这些亲人离

自己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她该把这距离拉近，想回家住几天。但父亲却说：“这不好！夫妻船头吵架船梢和。你得回夫家，不然别人会说我们娘家没家教，我的老脸都没处放啊！”

“忍一忍吧。”母亲说，“你要想开点，做女人嘛总是这样的。”

“忍？我怎么忍？不！除非我把自己消失。不，我不想消失自己！”她几乎喊起来，“你们知道吗？我心中的血快要凝固了——不，已经凝固了，你们知道吗？你们有这种感受吗？”

她的灵魂在燃烧，也烧灼着苍白的面孔。幻觉占据了她的脑子。她想像自己有一张陌生的面孔，小城的人没有见过的面孔。她没有过去和今天，唯有陌生的明天。连女儿也不知道她是谁，她变形了。她唯一想念的是女儿，所以她借着夜色偷偷回来。她终于剥掉假面具，守候这个从自己生命中分解出来的生命：女儿认识我吗？女儿说不认识我，我抚摸着这张陌生的面孔。她想到这里，竟然流下了眼泪，顺着泪水，她啜泣着说：“我是从来不哭的……”

她把一把“利眠宁”碾成粉，放入咖啡内慢慢地搅匀。她从来没有这么冷静过。她只是在做一件很平常、很一般的事，怎么也没有和“杀人”两字连在一起。她只是缓缓地搅咖啡，一边在想她那个新婚之夜。

“我不想结婚，”她面壁喃喃地说，“或许有一天我会改变自己，或许我无法改变自己……”

“你不爱我吗？”他问。

“我不知道，我很想哭！今后我会变吗？以后假如有一个我想爱的男人，我会用生命去爱他。会有那么一天吗？”

“你不怕我把你杀了？”他笑着问道。是真的笑。

“杀？”她一惊，脑子里立即叠现出这个字。

一阵阵无声的冷风，吹得青砖墙发出冷嗖嗖的抖声，那棵泡桐树就像披头散发的疯子，长桠枝梢头缠绕着越出墙外。

她在搅咖啡。恍恍然觉得自己迷了路。她很累，只想早早睡觉。她自己仿佛跌入低谷，看见一个阴森森的洞，洞口有一群古里怪气的黑面人，手拉手，双双对对，背贴背，推推搡搡地拥来挤去。她依稀看清这群黑面人是贴背的连体人，撞来撞去拼命想分开，却怎么也分

不开。洞内，布满了锋利的钢刀，黑面人刺破了头，浑身鲜血淋淋，一个个黑黑的额上镌刻着血写的“杀”字。

我在做恶梦吗？她惊醒了，揉揉眼皮，一切都没有了。只有身边那张男人的脸，她看得清清楚楚。他无法知道我心中的感受，她想。他总是自我感觉太好，就像他那张因肝火太旺而呈酱紫色的脸。他总是指责这个世界的混乱，似乎什么都不在他眼里，什么都看不惯。“杨贵妃脱光了衣服，九十年代的女明星可以扔掉包屁股的布条条。”他坐在饭桌上扒下臭袜子，对着厨房一扔，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眼睛发光，盯着广告明星，评头品足地欣赏着舞蹈演员的身段，好像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有一次，她看见他对厨房吐了口痰，她感到恶心。

“你是贵族小姐啊？我可是无产阶级。”他不屑地一笑，抹了抹带唾沫的嘴。

父母房屋拆迁没地方住，吃晚饭时她对他说让父母搬过来住的事。

“好啊！哈哈……没关系，住我们家吧。”他说。见他那么爽朗，她想，怪不得母亲总是说：“他还是不错的。哪对夫妻不是凑合着过的，人嘛就是这个样……”

过了一星期，父母真的想搬过来住了，可他却又是一副面孔：“这怎么行？事先也不打个招呼，说来就来，随随便便，世上的事这么好办？搬家，又不是搬自行车放在我们家！”

“他们是长辈啊！你不是上次答应的？”她强按住火气说。

“长辈？怎么你哥哥不管？嫁出的女儿，何必揽娘家事？别人会说你做女儿的有什么企图呢？”

“企图？什么企图？他们是我父母，我做女儿的对父母有企图？真是笑话。”

“你呀，头发长见识短，当然不懂场面上的理。我嘛，是个男人，是认理不认人的。”

“他像个男人吗？”她心里问着自己，“他像个真正的男人吗？他说的话好让我寒心。”她还想跟他争个理。但她刹那间又不愿了：这样也好，我也不愿求他，也不欠他的情。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鄙夷地睨一眼那张酱紫色的脸。她意识到他们之间已经冰冻住了。一切都在无可奈何地进行着，一切都是那么虚假。以后会改变吗？她问自己。她没有这个信心，也没有这个兴趣。改变是什么意思呢？变成什么样？她想象不出今后的生活是什么颜色。她厌烦极了，对一切都厌烦。她常常臆想自己的独身生活，那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情景，我会有一间干净的房子，只有我自己一人住，房间的墙壁是天蓝色的，还飘逸着天蓝色的窗帘，单人床铺白床单，一切显得干净又整齐，我也可以尽情地遐想，想我自己，想想别的事。我会想起一个遥远美丽的故事，想到那故事！我脸上还会泛出一抹微微的红晕吗？肯定会的。我不会让任何男人走入我的房间……我会独身吗？

“我应该独身……”她终于对他说，“我厌烦极了，厌烦极了……”

“开玩笑！婚姻是人的必经之路，是人的归宿。凡是人，一直走到死，婚姻只有缚束不能摆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又喋喋不休地说开了，仿佛一忽儿又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听着他那一套理论，她情绪坏极了。她的身子在颤抖，浑身的血在奔涌。她不知道自己想什么。她发现他盯着自己的眼睛青光幽幽。她很害怕，就像绵羊一样可怜而悲哀。更可怕的是，

夜又是那么黑那么恐怖。

“上床睡吧……”他温存地说。但她听来却是那么粗野……

她把一把“安眠药”搅入咖啡时，他正感冒，迷迷糊糊地发烧，他躺在床的另一边很安静。而她却希望就这样一劳永逸地推开他。

“我干吗这样做？我何必向他认错？我不是把他送进了医院吗？”她对娘家的人这么说。

“你应该向他认错！他没有控告你，已经够好了。他说为了女儿，当然也为了救你。”

“他已经够宽容了！够伟大够高尚了！哪像你，神经病！”大家都这么说。

“他已承担了一切，说自个吃错了药。你对他犯了罪，他却是救

了你。不然你得呆在铁窗内啊！”连母亲也这么说，“幸好你有病，可怜的孩子！向你丈夫认个错，以后好好过日子吧。”

那是一个前后不连贯却骇人听闻的故事。她可以结束这段经历吗？在生命没有结束之前什么都不可能结束。她只盼望一劳永逸地推开他那沉重的身体。她不记得人们让她编的谎言。他说不怪她，那时她守候着他，所有的人都为他担心，为他，也是为她担心。

“这又怎么啦？他不会死的。”唯有她的女友毫不惊讶地说，“人觉得自己无路可走时，是会干蠢事的。杀自己的丈夫？蠢吗？傻吗？她干吗这样？她可以走自己的路啊！”

她又看见自己住了十年的青砖院落。他出院回来了。院子里杂七杂八的枯树根绊住了她，满目尽是纷纷乱乱的杂花草。她干完所有的家务，夜晚时她又闻到臭袜子味，还听到饱嗝声和满足的牢骚声。后来，她又回到方格地砖的房间，坐在床上结毛线，五斗柜上堆着《清宫艳史》之类的书，几堆杂乱的报纸。

深夜她常常失眠。身边仍是这个男人，当他需要食物时，会翻过身找她的形体，仍然像以前一样：小时候隔壁的阿姨在深夜哭吵，当时她不知道为什么，听见阿姨的哭声，她也蒙在被子里哭……这时他找我，我会哭吗？我害怕吗？但我不会哭！她想。

但是，她害怕他的宽宏大量，这倒是真的。她甚至宁可去蹲监狱，也不愿这样被他宽容。明天是什么？明天谁能断言没有意外的事？我已违反常规，我是个罪犯，我不得不把自己重新推向恶梦中的低谷。她托住下巴陷入沉思之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唯有我不清楚……

她不戴手饰，不化妆，不穿裙子，她只穿一身黑衣服。行人望上她一眼，回过头又会望她一眼。她很傲气，那是她的气质，认识她的人都说这是她的魅力。

石拱桥、河滩、沟边的叶下珠和金石榴被太阳照得闪亮闪亮。桥上走着几个人。年轻的少妇怀抱孩子。老人拄着拐杖。一个推自行车的男人，顺着斜坡下来。她蒙上一层金光，站在丁香树下。

而现在我害怕回忆！一切在我眼中看来是如此遥远。我不再回忆

吗？她想。

那是一个冬天，就在冬天刚开始的时候，西北的冷空气一下子骤然突降。江南，从未有过如此寒冷的冬天。运河封冻了，河滩边的树木仅剩几根枯枝，暗灰色的土地，裂开无数纵横交错、粗犷的创口。一场大雪下来后，石拱桥银妆素裹，桥坡一片滑溜溜，来往行人细碎的脚步，踩得冰雪吱哩咕嚕直响。每个人都走得很小心，谁也不想摔倒。但谁又能预料不摔跤，每个人都有可能滑倒摔跤。她站在冰天雪地里，望着一个方向，沉缅在自己创造的模糊不定的意境中。她光着脚，刺骨的寒冷，反而让她的头脑刺得很清晰。她预感到什么？她想，有一天我也会摔倒的，这时她已经冻得发紫，哆哆嗦嗦，直打寒噤……

昨天、今天、明天……她追踪自己的生活，却无法把握命运！

金色的小姑娘。绿色的少女。黑影女人……

她一脸皱纹，眼神黯淡，表情木然。

美丽和纯洁同时埋葬在冰雪覆盖的斜坡上，埋葬在运河源头，埋葬在无边无际的荒野上……

她只感到自己已经走到道路的尽头。她什么都不想，心犹如一片荒野。她无法想象自己的罪：我是个罪犯吗？可不是吗？她闭上眼睛，抚摸着苍白的脸，感到很疲惫，从麻木的孤独中隐现出一种绝望，她常常会念出几种药名：

“安眠药，利眠宁，敌敌畏，灭鼠药。”

她昏昏欲睡，竭力不想印在脑子里的药名。她知道自己不能再犯罪了。这会儿浓雾又裹住了她，她什么都看不清。她再次赤足穿越寒冷，又是何等样的回忆？不，是回味？石拱桥上铺着厚厚坚硬的冰雪——寒冷美丽！河滩边一片寂静，而她理解那种寂静吗？噢，空茫遥远！

运河弯曲的河口载着无数悠悠岁月。那个金色的小姑娘，从来不是个乖女孩。过春节时，她把母亲让她戴的花蝴蝶结抛在桌上，也不爱穿花衣服，她总在逃避别人让她干的事。

“你不能这样做！”母亲在指责她。

“我偏偏这样做！”因此她经常犯错误，她却不以为然。

“她冬天还赤脚。她说脚底板发热，闷得难受。这孩子有病！长

大了不知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母亲很为她担忧。

“随俗太容易了。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很聪明，好多女人加在一起也不是她的对手。但她很怪，她和别人不一样。她很纯真，所以也傻得很怪。”女友就这样评价她。

“利眠宁，安眠药，敌敌畏，灭鼠药。”她念着药名，一下子发现自己是心计很深很毒辣的女人。她没有阳关大道，她发现自己盖着肮脏的裹尸布，她干枯了，只是一具尸体，她无须像活着时那样茫然麻木地微笑，再也无须对一个男人托出女人的形体。她看见一群人，仿佛是为她的死在悲哀哭泣，唾弃过她的人也围着她在哭。

“晚了，晚了……”她挣扎着说。但又为这么一幕快活得发抖。她再也不想认罪，再也不想对一个男人立下忏悔的字据。因为她知道，自己很快就可以抛掉这个女人的形体。她想：我得祭奠自己这个女人的形体……

我让清澈的眼泪洗湿冷却的记忆，时间凝固，沉默净化了天地，灵魂开始梦游过去和未来，情愫化作象形文字，筑成古典式的庭院，夏天粉嫩的凤仙花像窈窕淑女的嘴唇斜插在久远年代的窗框上。终究已成枯叶黄花，但惨白变色的过程绝不是死亡。冬季白雪沉睡时，我的形体也沉睡了……

我在太阳的怀抱中

被阳光蒙上一层高贵的明黄色

变换成金灿灿的礼袍

雪以献祭的牺牲方式

等待高尚庄重和神圣

我通过启示

将在埋葬我生活的墓地上复活

用锦丝开始重新缝补生命之旗

摇曳的精神碎片就在立春前空寂的大门附近

我的形体虽模糊不清

却展现出双手捧心的轮廓

抛下烙刻着忧郁不褪色的胎印

用勇敢激动的举动

· 一抑一扬一扬一抑

抑抑扬扬扬扬抑抑
恢复受伤的翅膀
在赤裸孤独神圣的感觉世界
有一架云梯通往遥远的地方
并勾勒出城廓的边缘
越来越近越来越远地延伸……
远远近近近远远
永远延伸……

她的灵魂是自由的。哦，丁香树下那个金色的小姑娘……

她在游荡，重回过去……

她和女友对着水井照啊照：

“一男一女笑盈盈。”女友唱了一句，硬把她拉过来，也让她对着水井照照脸。女友喜欢唱越剧，她嗓音甜美，是演花旦的料：“你长方脸，宽额角，鼻梁笔挺，演小生最合适。”女友说。

“真的吗？可我不喜欢唱戏。”她笑着逗女友，“你为何把我比作女人……”

“山伯真是呆头鹅啊……”女友高兴地和她对唱起来。

娘家的院子旁边栏着一道竹篱笆，夏天，上面爬满了粉红色的蔷薇花。她想起和女友一起度过的岁月。现在这对绿色的少女都成了女人。特别是她形体优美迷人，她已经长成一个漂亮的女人。

“你嫁给了没有脱绒线衫就让你怀孕的男人，我嘛却嫁给了钱。”女友在出嫁前的一个晚上，她们说了一夜话。她记得女友脸色苍白，神色忧伤地说：“我贪图虚荣，别的女人有的，我必需有，别的女人没有的东西，我也想要。可是到了真的嫁人时，我心中又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唉！”女友重重地叹口气，又说，“女人嘛，就得嫁男人，连你这么有个性的女人，也嫁了男人！你当时干吗嫁男人？”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渴望爱情吧，所以偷吃了禁果。当我发现这是一场恶梦时，我已经是女人中的一个形体。”她知道每时每刻女人都有可能陷入困境，人世间没有几个女人是幸福的。

一天女友对她说，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可她不想离婚。

“我丈夫有钱，而他没钱。难熬时，我似乎有点佩服潘金莲。”